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履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金史卷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五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賈益謙》

郭俁　完顏猛安　移剌益

《張大節》

劉仲洙　李完　馬百祿　楊伯元

劉璣　康元弼

伊喇益 木名托摩布

費摩亨字仲通本名哈希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華善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

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内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忠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為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忠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忠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忠輸已俸為之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

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宫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禆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沃呼忠本名蘇布益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為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出為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圖克坦

伊勒呼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為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慤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

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廵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為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堤堿擢修内司使推排來京路户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涖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

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斵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東廵從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藉卿辦耳尋為宋生日使還授横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宫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横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

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閲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為爭盗由此生付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榷為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

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為忻州刺史以便禄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棊當世推為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

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嚴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沂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戴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

諸城門以為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彦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

戸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塲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户部尚書世宗謂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為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廵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

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橐

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為絳陽軍節度使已

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

令補外頗為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

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為左司奏事多有脫

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

其選上以亨為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

其利病條為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

體畧苛細御史以寛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迺就監差久之授神鋭軍都指揮使入為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京都管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

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内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横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寛厚寡言所治以鎮静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遣以書則裁荅寒温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謂

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為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

第者多殆勝漢人為官俄以廉能遷户部郎中進官二
階頃之授右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
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
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
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
也明年夏除洺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
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濟洺人為之立石頌德改
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

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費摩哥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沃哼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亶

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夫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為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

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廵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

然之召為右警廵使旭為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訛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為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為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為監察御史時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雖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為罷獵明

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寀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翛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

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為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為祁州刺史以六善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轂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辯帝從之迺復轂官

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為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為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為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年為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者補吏同類皆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擢尚書省都事出為同知橫海軍節

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濵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陜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禄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

遷翰林修撰坐田瑴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

馬百禄幼志學事繼母以孝文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

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推

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為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

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録南

北路刑獄所至無寃召為尚書户部員外郎與同知河

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

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

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鄢城主簿升楡次令召為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為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二年致仕卒伯元

以才幹多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累爲審録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太常博士攺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敎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户顧直太髙虚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

授户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户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為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强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

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隷訴良不問契劵真偽輒放為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己之奴何為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為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為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玩

玩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玩坐與

往來斤居鄉里世宗即位琉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為護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彥敬赫舍哩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至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宮百司琉建議留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琉為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使賜襲衣未幾為陜西統軍都

監賜廐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為贐召為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謹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廐馬轉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為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柩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為大理丞大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為害請命於朝以徙之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為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為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

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轉祕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為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喪去起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伊喇益字子遷本名托摩布中都路呼喇圖明安人也以廕補圖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録事召為樞密院知法三遷為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克寧鋭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

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户部員外郎
明昌三年畿内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
既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
卿等往撫育之其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
以材選爾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飢者于是倅以
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為法多所全
活郡東南有堤久頹圯水屢為害益增修之民以為便
為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

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托摩布近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為尚書户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羣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為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啟敵人侵玩之心出為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勅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之上令詔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

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蓋上言以為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使糾劾似為得體又曰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

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馬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禄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珫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伊喇益剛而敢言蓋以克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轂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金史卷九十七

金史卷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六

完顏匡本名蘇色 完顏綱本名元努 完顏鼎努

完顏匡本名蘇色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為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凌阿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啟顯

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蘇色徐王府教讀布薩額爾克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

題問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執不可今果誤人謂侍正錫克德肆嘉努唐古哈

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十布薩額爾克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額爾克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額爾克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

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
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
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監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
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
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温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
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
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
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

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察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障格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洪果安春使烏都溫部偵知其謀奔告行院

為備迎擊漳格敗其兵安春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
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音上嘉其義許
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穆昆宋主相韓侂冑侂冑嘗再
為國使窺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
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
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
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
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

軍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啟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

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
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烏延曰宋兵攻
圍城邑動輙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思忠極
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烏延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
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
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
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
曰有備無患在陛下震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布薩

撲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布薩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布薩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庫哩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克遜尼敦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譆達取隨州烏庫哩慶壽扼赤

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奬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芬徹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士宇彼恃漢江以為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

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内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顔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硲遂取穀城縣布薩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布薩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冑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

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卯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
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崈奏即命遣人
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
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
卯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
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
和吳琯李大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
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

李壁已為叅政不可遣朱致和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廷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

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於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陜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

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黽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寛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縁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悮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

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
懺大國終惠川陜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
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
協和不幸奴婢交鬭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
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毫末
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敢
望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
通國至願是時陜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

稟如蒙歸川陜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臣
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
餫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
非有益于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
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
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
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户較之陜右
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

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
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絶優示訓
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
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
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
俟歸關隘然後祗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
歸還川陜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
胄首者本欲易南地陜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

元晝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貫宋罪闕隘區區豈足深較旣能亟送韓侂胄首陜西關隘可以還賜今聖訓如此其體大國寛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王柟之歸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陜及彼誓書草木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

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
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
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睹今來聖
旨既能送侂胄首陜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
寛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
書草本添改處先錄本齋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
納哈塔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
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陜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

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俟候嘉報遞遷前去界首以俟取接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濶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撤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兩至下蔡晝日割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

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進平南撫軍上將軍赫舍哩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圖克坦鏞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

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

已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布薩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

上賑田百姓舊業輙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蘇色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完顏綱本名元努字正甫明昌中為奉御累官左拾遺詔三乂口置巴納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沒其間詔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

罪連逮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別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即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濶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為多寡泰和元年綱為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齋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詔奏為一道尋自

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宫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為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為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以未附者於

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凉府事富察秉鉉分駐
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
成紀知臨洮府事舒穆嚕仲温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
珠格髙琪彰化軍節度副使巴噶罕備鞏州諸鎮乾州
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陜西路都統副使沃勒雅喇京
兆府推官富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陜西都統完
顏忠本名紐掄同知京兆府事烏庫哩充州守京兆要
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翮翅軍散據邊陲

緋翮翅軍名也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富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千攻鹽州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布薩祿錦明安龍延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坌姑蘇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珠格高琪破之青伊克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呼里族帥曰堺爾錦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

積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盖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以日計之埒爾錦卒子額爾森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伊克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曹佛哩為洮州刺史佛哩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伊克畏慕佛哩以父呼之請舉國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伊伯殺郡佐反是時綱為奉御奉詔與曹佛哩計事因召青伊克會兵擊破伊伯曹佛哩還同知臨洮

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為洮州管內廵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哩每謂綱言青伊克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輙奏之上終不納及綱部署陜西上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曹佛哩已死普賢為懐羌廵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伊克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請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伊克為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伊克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偽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懐

嘉賜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庫哩充州領曹普賢押領青伊克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伊克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伊克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

而藐視之九月詔安慰陜西畧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偽或没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抛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牓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竝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程松遣别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

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富察貞遣行軍副統費摩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布倫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鄂屯薩噶爾瑪克美原縣令珠格哈達別將壯士五百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破之貞乃分遣珠格哈達部將完顏出軍努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鈕祜祿納恰押軍明安鈕祜祿薩哈率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修道且

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費摩阿里為疑兵潛遣明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于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哈達乘夜潛登和尚原絶頂宋人驚以為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納恰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顔璘河州防禦使富察

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古安塔哈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克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明安巴怙努追宋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為金軍所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舒穆嚕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

遠初吳玠吳璘俱為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為盜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温昌結三虞候軍為内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冑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

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業固宜世胙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𤓰纍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于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

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勲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讐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

臨江閘罷長驅竝鶩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皇統册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

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録事張伃會吳曦于興州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伃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陜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為國

建功宜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荅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

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已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懐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珠格髙琪為封册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髙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項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旺不據關復撤兵

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顔思忠招䰟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凡端之子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畧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若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畧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勳高爵

厚祿朕所不吝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内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為四川安慰使富察貞撤黄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顔愛實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户部侍郎尼瑪哈懐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懐忠未至陜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練綱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

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行省事于縉山圖克坦鎰使人謂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圖克坦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縉山遂大敗呼沙呼斬關入中都遷衛紹王于衛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因之憫忠寺明日

押至市口使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冤略曰先臣綱在章宗時招懐西羌青伊克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𡻕職以全蜀歸朝呼沙呼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謹按元年詔書云呼沙呼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尚書左丞弟鼎努

鼎努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凉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

罷遷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為右副
點檢大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
使元帥鄂屯襄敗績鼎努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
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
宣宗即位改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
副統軍尋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
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充河北州縣官改遷樞密院事殿
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為簽樞密院事行

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為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亟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之功臣然匡隳志于大安綱罹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耶

金史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内閣中書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金史卷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七

圖克坦鎰本名安春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圖克坦鎰本名安春上京路蘇蘇保子明安人父烏尼音北京副留守鎰穎悟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

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圖克坦子温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温特赫提克德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

子弟願學者聽歳久學者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為治之道侍御史完顔佛寧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布哈德甫伊喇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醑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温特赫提克德編修宗璧尚書省譯史阿嚕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伊喇傑應奉翰林文字伊喇

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為國子助教左丞相赫舍哩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圖克坦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為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

兼修國史鎰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為經久之治章宗鋭意于治平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儆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

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為横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圖克坦鎰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

曰皆才能之士謚似優謚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徽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謚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謚上疏畧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

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奥委而不習藻飾虚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

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

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布薩揆行省河南陜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顓方面上思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亦資算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御敵勵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

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
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
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
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
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
秦隴間十月詔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
勢鎰遣行軍都統沃嚕伊囉斡副統巴噶罕完顔果囉
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伊囉斡拔鶻嶺關果囉別

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巴噶罕取小湖關敖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取上津縣伊囉斡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鎰召伊囉斡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春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巴噶罕果囉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

為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
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
政事通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
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
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
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
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
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伊喇參知政

事梁瑆曰如此是自覺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揺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珠格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為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

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呼沙呼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呼沙呼既殺圖克坦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

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圖克坦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呼沙呼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為功惟鎰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德勒圖世襲明安富爾錦必喇穆昆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

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

宗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陜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刋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勑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

其大槩以為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
以揀茶樹執詘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
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
詔凡奏勑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聞奏鉉言若如此恐
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況簿書自有常程
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絶者令具次第
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
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絶

達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鋐宰臣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鋐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意以爲賈鋐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興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鋐鋐對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黄紙大書勑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

宜准僞造御寳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寳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黄蠟令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寳文論以僞造御寳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

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為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

在有司奏為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為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為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為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

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赫舍哩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户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户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

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温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圖克坦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古卓克索巴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

諸寘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迺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黄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還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

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為右丞相是時即康為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為吏部

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即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初張汝弼妻高圖斡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上由是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里罕嘗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蓍與即康鞫之第二子實圖美嘗撰詞曲頗輕肆遂

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徳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為妃子為大王㫬即康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暐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寃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令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即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為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即康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以為小盜竊發不足恤即康與左丞布薩端參政通吉思

忠以為必當用兵上以為然上問即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克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克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苿字泯字作泜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沇字鈗字各從口兑悦之類各從本傳

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
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
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
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即
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即位即康進拜平章
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
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

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為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廵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者别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高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

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圖克坦南平貴幸用事勢傾中外遺所親以進取誘革拒之貞祐三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勑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不許引用

皆以律為正詔從之是歲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為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鋭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鈕祜祿蘇卜實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革奏今歲雨澤

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從之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溥哉圖克坦鎰拱揖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用圖克坦鎰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驟至

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

金史卷九十九